

# 辛亥女傑張竹君

兼及胡漢民·馬君武·黃興

鈕先銘

## 武昌首義的一個謎

辛亥革命前後，鑑湖女俠秋瑾芳魂已杳，忠骸長眠西子湖畔，可是炎黃後裔，大漢巾幗英雄，繼起推翻滿清，肇建民國，繼承秋瑾烈士遺志的，却接踵而至，層見疊出，使壯闊浩大的革命行列，憑添燦爛光采。然而，在那麼許多勝於鬚眉的女性革命志士裏，無可否認，論名氣之大，影響之廣，功勞之高，事迹之絢麗譎奇，仍得數女醫士張竹君居第一。

武昌首義，陽夏之戰，在革命史上留給後世之人一個難解的謎。那便是革命領袖之一，領導武漢民軍與強悍清軍奮勇作戰的總司令黃興，他究竟是怎樣通過清吏大索，縱騎四出，在漢口與上海之間的偵探密佈，關卡重重，安然無事到了戰地武漢三鎮去的？十年前出版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武昌首義」一冊中，所載胡祖舜在「陽夏戰役」一

文內說：

「九月十三日，黎都督乃設將台於軍政府前，拜黃興為總司令官。」

又李廉方在「陽夏淪陷之經過」一段中說：「……因此（黃）興接武昌首義電，即兼程來漢，首義後到漢日期，各紀不同，『日知錄』詳加考證，確定為九月七日。」

中部同盟會主事人之一，革命先進譚人鳳，則在他的「陽夏之役與保衛武昌」一文中說：

「六日，……適黃（興）先生是日至，軍氣為之一振，登壇拜將，授總司令之職。」

鄂軍戰時總司令部參謀甘績熙寫「陽夏鏖兵實錄」時也說：

「至九月十六日午後六時，即渡江至漢陽伯牙台司令部。時黎都督已委黃克強（興）先生為鄂軍戰時總指揮官。」

以上所列胡祖舜、李廉方、譚人鳳、甘績熙諸氏的說法，不但黃興抵達武漢三鎮的日期先後不一，並且都沒有提及黃興究竟來自何處？他是

怎樣冒險犯難，衝過長江中下游，清吏清軍宛似天羅地網般的嚴密盤查，卒告抵達漢口的？而胡、李、譚、甘諸氏都是首義元勳，在武漢民軍中居於極重要的地位，胡、李、甘三將尤在黃興的直接指揮系統之下。讀了他們身歷其境的報導，對於黃興的入鄂之謎，豈不益增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之感？令人不由自主的想到，黃興當年，莫非「飛將軍自天而降」？

如所週知，六十年前，辛亥那年武昌起義，吓得遜清大吏湖廣總督瑞澂、新軍統制（等於今之師長）張彪穿牆打洞，落荒而逃。但是大隊清軍不旋踵而開到，尤有已被清廷放逐於滬上的袁世凱一旦條件談好，他便助虐為惡，殺吳祿貞於石家莊，使吳氏和閻錫山的燕管聯軍直搗黃龍成爲泡影，再驅使麾下哼哈二將，第一軍軍統，北洋之犬馮國璋，和第二軍軍統北洋之虎段祺瑞，盡起北洋精銳，大舉南下。陽夏（也就是說漢口和漢陽）一戰，若非革命健將黃興趕到，黎元洪登台拜將，依靠黃興在漢口、漢陽頂上一頂，然

後各省響應，紛舉義旗，革命軍聲勢浩大，迫使袁世凱不得不徘徊瞻顧，一再要求停戰議和。那麼，武昌不保，革命軍風流雲散，辛亥武昌首義也就勢將成爲明日黃花，倏而一現了。

由於黃興聞訊趕到武漢，是辛亥革命告成，中華民國建立的一大關鍵，因此，我們更要探討，黃興是如何抵達武漢的了。

### 革命英雄柔情似水

原來，自從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告敗三日後（「三二九」是陰曆，黃花崗之役是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四月初二（陽曆四月三十日，星期日），黃興方始由女革命同志



有「女中梁啓超」之譽的辛亥新女性張竹君。

，「李二少奶」徐宗漢，掩護化裝，避到香港，進入醫院療傷。由於同志罹難多達七十二人，趙聲又在四月二十二日悲憤鬱得病而死，使黃興備受刺激，他曾在八月初九（武昌起義前十天），寫信給馮自由，痛切陳詞：

「……廣州之役，弟實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衆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遭此大敗。而閩蜀兩省英銳之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死無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爲害之虜賊，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安，亦以作勸吾黨之氣。故自四月初二返港，專心養傷，一面圖集少數實行之士，以爲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按指胡漢民）同署佈告書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隻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排脫一切糾纏，促其實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爲同事人所阻止，不得逕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

由此可知，黃興在四月初二到八月初九之間，一直都在計劃着採取個人行動，暗殺破壞黃花崗之役的滿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不過，他這個計劃，終於給孫中山先生否決了。證據是中山先生曾經致函吳稚暉說：

「……黃君一身爲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關鍵。彼之職務，蓋可爲最大之事業，則此個人主義，非彼所宜爲。」

黃興服從了中山先生的決定，可是他爲黃花崗死難同志復仇的意念仍切。於是他便改絃易轍，不再自己下手，組成了一個暗殺李準的實行隊。這年的閏六月十九（陽曆八月十三日，星期日），實行隊隊員炸李準於雙樓門。此一役，李準傷腰而後逃脫，李準衛隊被炸死了二十多人。兩位負責執行的烈士，林冠慈當場中亂槍而死，陳敬岳也被捕殺。——這一炸，算是炸破了李準的胆，從此而後，他便竭盡可能的向革命黨人暗送秋波。辛亥武昌起義，廣州響應，李準逃走兩廣總督張鳴岐，恭請胡漢民兵不血刃入廣州，也可以說是這一炸的功勞。

但在當時，黃興却爲李準的傷而未死，又犧牲了兩名烈士，心有不甘。他在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組成了四個實行隊，中山先生並且代他籌措了一萬五千元經費。黃興便設立了東方暗殺團，派他新婚夫人徐宗漢的前夫之侄李應生，潛赴廣州設置秘密機關，準備再接再厲，刺死李準。因爲他自己目標太大，無法進入清軍密佈的廣州城裏，他只好請徐宗漢冒險前往，代爲主持其事。這其間，兩地相思，兒女情長，黃興曾經作了一首「蝶戀花」，託東方暗殺團年紀最小的一位女團員卓國興，帶進廣州城裏，交給他安居危城，擔當艱鉅的愛妻。黃興一生詩作得不少，詞則罕見。尤其是新婚不久這一首纏綿悱惻的思念愛妻之作，更是難得——

### 蝶戀花

畫舸天風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誦新詞句。



革命軍總司令黃興與他的夫人  
徐宗漢與女傑張竹君是結拜姊妹

聞道高樓人獨住，感懷定有登臨賦。平  
夜晚涼添幾許，夢枕驚回，猶自思君語，不  
道珠江行役苦，祇憂博浪難難鑄。

由於李準傷弓之鳥，聞弦心驚。他的戒備非  
常嚴密，使徐宗漢統率之下的東方暗殺團員無機  
可乘，祇好轉移目標。武昌起義半個月後，方始  
於九月初四（陽曆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轟  
然一聲響，炸死了滿清的廣州將軍鳳山。一  
炸鳳山在當時確是非常必要之舉，並非徒然嚇  
嚇清吏，以鳳山為李準的替死鬼而已。因為自從  
武昌起義，鳳山的地位便顯然比李準更重要了。

當滿清編練新軍之始，鳳山便是新軍四鎮（師）  
的統制（師長）之一，而其餘三鎮統制，全是袁  
世凱的心腹爪牙。鳳山又當過滿清陸軍部的督練  
大臣，算得上是北洋新軍的統帥。他不但知兵，  
能打仗，而且還有把握拉得動北洋隊伍。如果鳳  
山不死，清廷未必非起用袁世凱不可。少了袁世  
凱對清廷的一度拿騫，和他在革命軍與清廷之間  
企圖坐享漁利，武漢革命軍的能否成事，實在是  
大成問題。所以東方暗殺團團員李應生、李沛基  
的這一炸，着實是大有助於辛亥革命成功，中華  
民國締造的。

### 居正譚翦首先趕到

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居正同為辛亥武昌  
起義的原始主動人物，黃興曾在武昌南湖書院讀  
過三年書，在湖北結交了不少同志好友。他留學  
日本後回湖南組織華興會，發動反滿革命，曾經  
得到大批湖北志士的衷心擁戴，大力支持。宋教  
仁也曾是武昌文普通學堂的學生，同盟會中部分  
會即由他所發起，同時他更堅主以武昌為起義地  
點，因而在武漢一帶早有相當的部署。譚人鳳在  
同志中年事最高，同志都以譚翦稱之，他和居正  
則在黃花崗之役前奉到香港統籌部的委令，由譚  
人鳳負責主持長江軍事，居正推動湖北方面的革  
命工作。武漢三鎮的革命種籽是他們四巨頭所播  
下的，所以武漢革命同志在發動起義之前，早就  
函電交馳，派遣代表，敦請黃、宋、譚、居入鄂  
主持大計。譚人鳳對於這一件事有很詳盡坦率的  
記述，他寫文章說：

「時湖北同志，猛勇進行，有一日千里之勢。  
彭壽松到漢時，同志以其為端方隨員，可免人  
疑也。乃於漢口法界漢興里賃一屋，掛名彭公館  
，作為機關，一切事漸就緒矣。七月中旬，彭壽  
松函告湖北情形極好，廿間同志復電催，促往主  
持。余時適病，於廿八日開會報告，謂有人代勞  
去，當入病院，否則唯有帶藥往。鈍初（宋教仁  
）以余病重，承認八月廿日往。余遂於（七月）  
廿九日入虹口德醫醫院。比接湖北電報稱：已派  
代表來，鈍初乃留候。時克強（黃興）亦有電至  
，並電匯三百金，約余同赴雲南。余始知其尚在

香港，即修書請呂君天民往，促其速來滬。八月四日楊玉如、居正二人到，得悉大概情形。楊倉卒迫居留購手鎗，狀頗閒暇。又適胡經武派人來索炸彈，鈍初詢問各方面情況，茫無所知，遂猶豫而欲留待克強矣。余確信湖北事急，因於（八月）十二日復開會促鈍初往，並責讓鈍初未經公決，即以炸彈與經武之來人，倘彼此不接頭，或因個人行為破壞大局，各應誰司？鈍初頗慚謝，並擬過中秋決往。及踰期又以于君右任不在，報館難擺脫告，余極憤，乃帶藥餌出院。於（八月）十七日會議後，即入南京，約各同志，告以湖北情形，囑謀響應。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始由南京與居正同日赴漢，到九江而黎元洪為都督之名義，已喧囂於耳鼓矣。」

譚人鳳和居正是在武昌起義當天從南京動身，而於四天後抵達武昌的。他們在武昌遇見了軍政府軍務司長蔡濟民，和他一同入都督府。黎元洪見到了譚人鳳和居正，還流露出一臉的可憐相，向譚、居二人訴苦說：

「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革命二字，如今却被他們強迫我當這個革命軍的都督，這豈不是意外之事嗎？」

譚人鳳聽後立刻便責之以大義說：

「名義已經發表，即使你再想效忠滿清，也是來不及了。我勸你如下定決心，或許還可以轉禍為福。我來時聽說張彪正率殘兵駐在漢口劉家廟，這便是肘腋之患，又聽得河南開封開到了一千餘名新軍，也應該趕快派兵驅逐。然後再以重兵扼守武勝關，武漢三鎮方可確保無憂。」

至此，黎菩薩只好俯首無辭，但他仍然不發一言，不畫一策，一切悉聽革命同志的安排。祇是，譚人鳳和居正雙雙來到，武漢局勢總算穩定得多了。

另一方面，在香港，由譚人鳳、居正派赴香港的湖北革命同志代表呂天民和劉芷芬，他們是在陰曆八月十一，陽曆十月二日，星期一到達香港的，而且當天就跟黃興見到了面。黃興聽說湖北武漢方面發動得如此其快，他非常興奮，立即分函美國、南洋方面的負責同志，和時在西貢的胡漢民，並且直接拍電報給留居美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請各地速籌鉅款共襄大舉。四天後他又致函上海陳其美、宋教仁、居正、譚人鳳四同志，勉以拿破崙之名言「一軍之中，寧可有一劣將，不可使有二良將」。提醒他們：「佈置不可過大，用人不可不擇。」他猶仍念念不忘黃花崗之役失敗的教訓。

### 懷錐不遇俠氣如虹

這封信剛到上海，武昌起義已經發動，宋教仁時在上海臥病，他聽說彭楚藩、楊宏勝、劉復基三烈士遇害，不覺潸然淚下，繼即打電報到香港，促請黃興迅速來滬籌商大計。黃興在香港接到宋教仁的電報，曾經為之狂喜，他立刻揮毫一切，準備北上。行前他曾作了一首和譚人鳳的詩，充份流露他豪邁的意氣，以及革命黨人由衷的謙虛，這首詩的原文如下：

懷錐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

為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辛亥陰曆九月三日（陽曆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黃興偕他的新婚夫人徐宗漢，雙雙由港抵達上海。到上海後他亟於飛身前往武昌，因為革命軍和清軍正在漢口激戰，北洋新軍猶在大舉南下之中。革命軍的形勢岌岌可危，亟待他前去主持一切，領軍作戰固守武漢，以贏得全面之勝利。可是，當時却發生了一個幾於無法解決的大問題，那便是從上海到漢口之間，清軍緹騎四出，防範嚴密。以黃興的目標如此其顯著，他必定無法順利通過，平安到達漢口的。

便在這萬般急切，心憂如焚的當兒，黃夫人徐宗漢驀地想起了一個可能幫上大忙的人來。這個人，便是在廣州身為「李二少奶」時的手帕交，乾姊妹，在廣州和上海，一般大名鼎鼎，最喫得開的女醫士張竹君。

提起張竹君，在辛亥前後，嶺南滬上，她的名氣可是大極了。張竹君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一位現代女性，黨國元老馮自由就曾說過：

「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廣東女醫士張竹君為首屈一指。」

張竹君是廣東番禺（廣州市）人，她的父親曾經做過清朝的三品京官，家中兄弟姊妹很多。廣州是西方勢力入侵我國的第一個口岸，和洋人接觸較早，風氣比較開通。尤其張竹君的父親，重視子女教育，作風相當開明，張竹君亭亭玉立，時在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他便允准她投考洋人所辦的學校，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多寶大街開設

的柔濟醫院，所附設的一所夏葛女醫學堂。七十年前，這所女校在嶺南一帶是很有名氣的，早期廣東女醫師或助產士，多半是夏葛女醫學堂出身。夏葛女醫學堂設備完善，學科齊全，肄業期限是四年。少女時期的張竹君，生就一張鴨蛋臉，一對靈活的大眼睛，一條端正的鼻子，顧盼生姿，儀態萬方。加以她天賦聰明，又肯用功讀書，家裏既有錢，個性復趨於外向，口齒伶俐，擅長交際，使得夏葛女醫學堂裡的洋女教員，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四年後，她乃以優良成績畢業。

賴於家中資助，張竹君很快的便在廣州開設診所，懸壺濟世，這是庚子（一九〇〇）年間的事。當時的廣州人，相信西醫的少之又少，所以張竹君的前期同學，在廣州市上開業的，莫不門可羅雀，生意清淡，終至無法維持而關門大吉。唯有張竹君，由於她是達官顯宦的女公子，親戚朋友既多，她自己的交游更是廣闊，她所開設的診所從而一枝獨秀，求診者紛至沓來，幾有應接不暇之勢。那時候，張竹君鋒頭之健，派頭之大，即已到了足令路人為之駐足側目，嘖嘖豔羨的程度。她喜歡穿洋裝，着皮鞋，作西洋婦女打扮。這在七十年前的廣州，已經是大胆得驚人的作風了，何況她不論出診會友，出門一律以洋人慣乘，改良了的西式便轎代步。那種便轎無門無頂無簾無遮，而以四名轎夫抬起一張籐製沙發，張竹君便洋裝革履的高坐其上，由四名轎夫前呼後擁，一路飛快的來去自如。張竹君因為自己終是女流，坐在轎子上不便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所以她總是拿一本洋文書在手裏，假裝着坐在轎子

上看書。於是使她益發顯然神情嚴肅，凜然不可侵犯。有好事之徒跟她背底裏開玩笑，因而當年廣州市上便有「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的說法，由此可知她每次外出是何等的引人注目。

### 貌美如花堅持不嫁

早年的廣東人乾綱頗振，夫權至上，有所謂「平妻」的風俗。但凡有兩文的都會三妻四妾，娶之再娶，而且娶進門的大小老婆一律稱為平妻，平妻者，兩頭大、三頭大乃至十幾位夫人一律平等之謂也。由於女子結婚以後在家庭中沒有地位可言，通常都是忍氣吞聲，默默操持家務的居多。所以有很多怕受罪吃苦，有志氣的女孩子，抱定了獨身主義，誓死不嫁，寧可自食其力，孑然一身的渡過一輩子。這些獨身主義的女孩子往往邀集同好結為姊妹，於是「十姊妹」、「七姊妹」、「四姊妹」之類的獨身女性小組織所在多有，比比皆是。張竹君確有極優異的條件，可是她起先以體弱為辭，後來便落了個「高不成低不就」之局，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英俊兒郎雖說成羣結隊，然而她左挑右選終難擇一而事之。所以她乾脆宣稱她這一輩子不結婚了，和要好朋友們交往，年紀大些的她便拜之為義父義母，同輩份年齒相若的結為乾姐妹，比她小的少年男女晚一輩的也收為義子義女。廣東話稱義父母為契爺契娘，乾姐妹為契姐契妹，義子女為契子契女。却是張竹君好以男性自居，她所收的義子女一概不許稱她為契娘，她要他們叫她契爺。

張竹君在無數契姐妹之中，跟她最稱知己莫

逆的一位首推徐宗漢。徐宗漢在參加革命之前闡名徐佩萱，系出名門，端的是大家閨秀。她是招商局上海總局買辦徐雨之的姪女，家境相當的富裕，廣東香山（今之中山縣）人，小時候跟她父親住在上海，曾在家塾就讀。十八歲那年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廣州河南羅龍里李家。她的丈夫李晉一是廣東海豐縣人李慶春的二子，李慶春嫻於英語，在兩廣總督衙門充任洋務委員之職，專辦洋務，跟武弁楊植生很要好，同稱廣東政壇紅員。他在廣州河南羅龍里築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長子娶徐佩萱的大姐徐佩蘭，次子娶徐佩萱，所以徐佩蘭、徐佩萱親姊妹又成了兩妯娌。徐佩萱的丈夫李晉一是當年「四大寇」之一陳少白的同學，兩人同在一處學過英文，因此也是個具有新思想，出身新家庭的富家子弟。他和徐佩萱結婚以後，夫妻感情很好，育有一子應強、一女若鴻，都拜張竹君為「契爺」，徐佩萱和張竹君，乃自乾姐妹又兼而為乾親家。

徐佩萱婚後數年，李晉一得病不治，徐佩萱哀慟逾恆，長年悒悒不樂。這時候，張竹君正想把她的診所擴大，她募集資金，將在廣州河北荔枝灣辦一所禔福醫院，徐佩萱素性慷慨豪爽，有鬚眉風，加以她和張竹君誼同姊妹，籌款之任，義不容辭。她便變賣了一批珠寶首飾，支助張竹君，把禔福醫院開辦起來。禔福醫院係為救濟貧病而設，開辦費用，以徐佩萱所捐助的錢最多，已是盡人皆知之事。因此，廣州的平民百姓，無不交口讚譽河南羅龍里的「李二少奶」，使徐佩萱也由而聲名大噪。後來禔福醫院的救濟事業越

做越大了，張竹君為社會民衆服務，雄心勃勃，她又想開設一座南福醫院於廣州河南柳渡橋。這一回，仍還是「李二少奶」徐佩萱全力支持，了無吝色。福醫院與南福醫院開創之初，各花了紋銀一萬兩以上，由此也可以想像到當年廣州市上的兩位名媛，張竹君與李二少奶，具有何等等的魄力與多大的手筆。

張竹君離開學堂自行開業不到一年，就在廣州河北、河南各開設了一座頗具規模，救濟貧病的新式醫院，這在五羊城裏是從無先例的創舉。然而，張竹君有志於社會事業，猶仍不以連開兩家醫院為已足。她在光緒二十七（一九〇一）年，更進一步在福福、南福兩家醫院增建福音堂各一所，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聚會大眾，傳教佈道。這時候她已經勸請徐佩萱受洗，成爲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福音堂的傳教工作，徐佩萱表現得非常之熱心，張竹君心想這樣也好，因爲徐佩萱新寡，從事傳教工作可以使她受創的心靈有所寄託，最低限度也能排遣排遣苦與寂寞。

### 胡漢民是座上常客

從傳教佈道，漸漸的轉爲議論時政，提倡新學，由而吸引了廣州城裏的一批青年學生，智識份子，開始利用福福、南福兩家醫院的福音堂，作爲他們高談闊論，或者有所商討的聚會所。在那一羣青年新銳的高級智識份子之中，走動得最勤的，首推胡漢民，以次便是馬君武、程子儀、朱通孺、盧少岐、周自齊、俞伯揚、莊炳漢、王亦鶴、桂廷鑾、梁新武、張嵩雲等人。

當年的胡漢民正二十二歲，他原籍江西廬陵，寄籍廣東番禺。原名衍鶴，後改衍鴻，十三歲喪父，十五歲喪母，七兄弟姊妹僅存其三，少年家貧，刻苦攻讀，十六歲便課館授徒。其後在菊坡書院學海堂，治經史詞章性理之學，靠每季考試所得的獎金自給。和他僅存的大哥胡衍鵬同以才氣縱橫，詞鋒銳利聞名於嶺南文壇。胡漢民二十歲便擔任嶺海日報編輯，二十三歲中的舉人。

由於胡漢民少時曾與史古愚、史憬然交好如兄弟，又曾和王毓初、左斗山遊，兩史王左都是革命志士，所以他很早便心儀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爲人，而且接受過不少的革命思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賴張竹君一批新人物的極力提倡，粵中新學漸興，新書報和新譯本，不難購取閱讀，胡漢民自此也以提倡新學自任，那年他曾在大門口貼起如次的一副春聯：

文明新世界

獨立大精神

這副對聯使舊派人士望而咋舌，新派人物爭相傳誦，張竹君也就是在這時候聽說有胡衍鴻其人其事。光緒二十七年前後，張竹君在廣州河南、河北兩座醫院的福音堂裏，更進一步的創辦演說會，傳播新知，闡述時勢，並且又創立嶺南第一家由國人自辦的女子學校——育賢女學。胡漢民也就在這個時候和她結識，相互慕名已久，於是一見如故。而胡漢民不斷的在報章之上，寫寫文章，對張竹君的儼然執廣州新學界牛耳，備加讚揚，從而使張竹君所辦的新事業，也就越來越順利發展了。

至於其餘幾位張竹君的同志好友，如程子儀是廣州將弁學堂的畢業生，他和黨國元老鈕永建同窗共硯，陶樸當兩廣總督的時候，他被任爲練兵教員，當時他已是革命志士之一了。朱通孺則是與中會員朱淇之侄，自然也是一位革命志士，凡此都是羊城廣州的新派名士，頗負一時之望。其中唯有盧少岐是廣東東莞富紳盧賓岐的哲嗣。好談論時事，卓犖有大志，由於張竹君和盧家全家都很熟悉，所以他和張竹君過從較密，彼此間可以無話不談，從而他偏向張竹君展開了猛烈的追求攻勢。

在滿清覆滅前夕的大黑暗時期，一羣憂心國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男女，朝夕聚晤，慷慨陳詞，當然是一個莊嚴肅穆，同時也令人興奮鼓舞的場面。但是每當初夏開始，直到秋老虎過後爲止，風姿嫣然，蘭心蕙質的張竹君，她別出心裁，巧妙安排。長期租用一艘廣州人稱之爲「紫洞艇」的大花舫，或停泊於珠江之濱，或徜徉於碧波之上，邀三五知己友好，納涼其間，攬天上明月，數兩岸華燈，上天入地，無所不談，那又是多麼的富於羅曼蒂克情調。

當年江濱舟上，胡衍鴻、程子儀、朱通孺、盧少岐，都是每天必到的常客。還有一位革命先進，民國後曾任教育總長、廣西省長、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則在稍後也偶或俟機一至。而且，當張竹君禁不住盧少岐一往情深，苦苦追求，私底下兩人已在論嫁娶，讓盧少岐攻破了她獨身主義防線的時候，馬君武還曾向張竹君流露過深切的愛意。

### 馬君武以法文求婚

馬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寄籍廣西桂林，原名馬道凝，字厚山。後來留學日本時，方始改名馬和，字君武，再往游學德國，乃以字行。他一啓蒙便奉他父親之命讀史書，六七歲時屬對敏捷，極爲父親所鍾愛。九歲父死，由母親姊姊做些女紅貼補家用，苦苦渡日，但他母親仍還是命他繼續學業如故。馬君武十二歲那年才由他母親湊了點錢，請老師教他唸尚書和唐詩，每晚一燈如豆，閃閃爍爍，他母親一面在燈下做針線，一面聽他背詩書。偶有一字背錯，他母親必定痛施夏楚。這位老人家有一句至理名言，經常掛在嘴邊，是卽爲：

「鐵不打不剛，子不不良！」

不久馬君武被他母親送往陽朔，跟他的舅舅讀經，兼習刑名。他母親的指望是卽使他將來不得功名，也還可以做個刑名師爺，混口飯喫。然而馬君武却又使他的母親失望，他在陽朔貪玩荒嬉，被他舅舅送了回來。氣得他母親痛加撻責。這一次馬君武果然能够痛改前非，發奮圖強了。他從此手不釋卷，日以繼夜，連出門走路都捧着本書在看。他後來進了唐景崧所辦的體用學堂。攻研英文算學，兼修經史，成爲唐景崧的得意門生。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他千里迢遙的到廣州，專學法文。所以馬君武在廣州純粹是一名苦讀的學生。他經常以野果蓮實充飢，晚上便站在路燈底下讀書。

馬君武在廣州苦讀，他聽說張竹君經常在兩

家醫院的福音堂裏批評時政，闡揚新學。先則親自到福音堂聽講，乍見一次，便對張竹君五體投地的崇拜。從此以後他天天晚上都去福音堂，而且漸漸的和張竹君接近起來。由於張竹君欽敬馬君武的好學不倦，學問很有根柢，既通法文，又美於詞章，對他相當的看重，並不以馬君武爲貧士而稍存輕視。從而益更增進了馬君武對她頻頻青睞的知遇之感。他常常在有意無意之間，向張竹君透露自己對她的由衷愛慕。

那時節盧少岐以通家之好，素相稔熟，而對張竹君追求甚力。斜刺裏殺出一個馬君武來，縱使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張竹君待馬君武只有純正的友誼，決無男女兩情之相悅。可是基於「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睡」的心理，盧少岐便不時的醋勁大發，公然視馬君武爲情敵。張竹君夾在兩人之間正感到爲難，恰巧盧少岐決心東渡日本，繼續深造，但却厄於家庭阻止，不許他去。盧張本有婚約，兩人的感情幾已公開，且曾獲得雙方家長的同意。至此，張竹君爲達成盧少岐的心願，便拿了兩百塊錢，充作盧卽出國的旅費。

但當盧少岐欣然就道，去了日本，馬君武一看情敵遠適異國，自己的大好機會來了。有一天，馬君武到張竹君的家裏，在張家客廳見到張竹君經常使用的一柄詩扇，美人芳澤，依稀猶存。馬君武頓覺愛不釋手，他便悄悄的袖了回去。

馬君武告辭離去以後，張竹君找那柄詩扇到處找不到，她覺得很奇怪，却是總沒想起會是馬君武拿去了的。然而不一日就接到馬君武的一封信

法文求婚信，備述見其扇想望其人之苦，詞藻非常之典麗，情詞十分之舐摯。使張竹君看了也不禁深切感動，忍耐她已與盧少岐有婚約在先，她還怕由自己直承其事，會讓馬君武心裡更加難受，於是她便覆馬君武一函，備述自己素持獨身主義，無法接受馬君武求愛的苦衷，在她完全是爲一時推托之詞，殊不料其後竟然一語成讖。

### 紫洞艇上福音堂裏

馬君武得了張竹君婉拒求婚的回信以後，深感廣州這傷心之地不可久留。他去了一趟新加坡，見到了保皇黨的首要人物康有爲和徐勤等，密謀在廣西舉事。然後他再從新加坡折回廣西，一度起義失敗，他便侍奉高年老母同赴上海，就讀於震旦學院，然後專攻法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他又從上海東渡橫濱，見到了保皇黨的要角梁啟超、湯叔，和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宮崎彌藏兄弟。由於宮崎寅藏之介，在東京謁見國父孫中山先生，一度接談，馬君武便成爲國父的忠實信徒，他一再的公然語人說：

「康梁是過去的人物了，祇有孫公是未來的人物！」

馬君武在東瀛負笈，同時奔走革命的那一段時期，由於一往情深，對張竹君仍還念念不忘。當梁啟超爲他所辦的「新民叢報」向馬君武索稿，馬君武便寫了一篇「張竹君傳」，文末還附詩一首，對張竹君頌揚備至，詩中曾有句云：

「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

一册。由於馬君武這一篇情文並茂的「張竹君傳」，遂使張竹君的大名不脛而走，天下皆知了。

馬君武、盧少岐和張竹君之間的三角戀愛，至此還沒有完全結束。因為東莞盧家極力反對盧少岐到東京去留學，不惜拒絕供給旅費，殊不料盧少岐竟從未婚妻張竹君那裏拿了兩百塊錢成行。他抵達日本以後，盧家的人大為憤恚，因而把一口惡氣出在張竹君的頭上，張竹君心高氣傲，目空四海，她怎甘於受盧家上下的遷怒埋怨，自此她和盧少岐不通音信，日益疏遠，他倆間的婚約也在無形之中解除。想當年為免馬君武傷心難過所作的一句托詞，殊不料不數月間果真應驗。張竹君早先所堅持的獨身主義，其實已被多情種子盧少岐所攻破，她有了婚約以後，却仍還是走上獨身的舊路。

張竹君和馬君武、盧少岐的這一段公案，時在廣州和張竹君經常見面的胡漢民，當然是胸中了了，知之甚稔。當馬君武黯然離穗，遠走南洋，張竹君的未婚夫婿則也遠在日本就讀。胡漢民即曾告訴朋友說：

「馬君武、盧少岐爭相追逐張竹君的那一幕，可以謂之為『馬驢爭蹄』！」

黨國元老馮自由也曾調侃的說：胡漢民的此一說法『誦而且虐』。

轉眼間到了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廣州有一位革命志士曹駕歐，他的夫人杜清持，和杜鹿笙、杜枚叔是兄妹。杜清持及其令妹杜月波，在廣州西關創辦了一所廣州女學堂，由汪千仞、王亦鶴、何子徒、謝英伯、莫天一等担任校

董。因為杜月波和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訂了婚，乃由陳詩仲的介紹，香港廣州各報不時刊登杜清持、杜月波兩姊妹所投的稿件。使這兩姊妹在辦學之外，又復文名藉甚，遐邇皆知，赫然成為廣州新崛起的婦女界鋒頭人物。有那麼一天，胡衍鶚，胡漢民兄弟所主編的嶺海日報，登了一篇不知誰何所作的文章，公然有：「杜清持程度優於張竹君」一語，使張竹君閱後大為憤怒，她向胡漢民盛詞責難，胡漢民則解釋的說，這是編輯人無心之過，可是張竹君却堅持認為有意。雙方相持不下，爭執越演越烈，在互不相讓的情況之下，兩人乃避而不見，深摯的友誼，從而也產生了裂痕。

未幾，兩廣總督陶模，委託留學日本的名譽人吳稚暉，到廣州來挈領數十名優秀學生，東渡日本學習速成法政，期限定為一年。胡漢民和詹憲慈、馮鴻若、周起鳳等亦在選拔之列，他就此去了日本，和張竹君之間的一番爭論，當然不了了之。祇不過，盧少岐、胡漢民和馬君武都走了，張竹君的福音堂和紫洞艇，從此也就顯得冷落蕭索，當年盛況，當然不復再有。

### 陳璧君何其荒唐乎

胡漢民一到日本，就進入東京宏文書院速成師範科，不久，便在那年五月，清廷駐日公使蔡鈞自食其言，拒絕保送中國學生入日本軍事學校攻讀，使吳稚暉帶着一羣學生走頭無路，當吳稚暉據理力爭，蔡鈞便誣指吳稚暉擾亂秩序，唆使日本警察將吳稚暉押解出境。吳稚暉悲憤交集，

又不甘受辱，他竟投水自殺，被日警救起，但却仍被押上法國郵輪，遣送回國。這一事件發生以後，留日學生為此大譁，胡漢民他們為了表示抗議，紛紛的自動放棄學業，搭輪返粵。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胡漢民返抵國內，他應梧州中學的監督（校長）沈雁潭之邀先到梧州，担任梧州中學總教習，兼主師範講習所，因為被梧州知府程道源指為革命黨，幾罹大禍，後經兩廣提學使張鳴岐調閱胡漢民所編的講義，查明其中並無倡言革命的嫌疑，於是呈由兩廣總督岑春煊電申斥程道源，有謂：

「胡某所編講義，查無一字與革命有關，該守何以昏庸聾聵，顛預至此！着記大過一次，兩校仍應照常辦理，毋得率瀆！」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岑春煊這個查明過後嚴詞斥責的電報拍到梧州，梧州中學監督沈雁潭早就在一個月之前被調到桂林充任高等學堂監督（校長）去了。胡漢民與援既失，孤掌難鳴，他也就不願再在梧州繼續教書，他旋即辭職返穗，就由於梧州中學和師範講習所的兩大台柱雙雙離去，這兩所辦得已有相當成就的學校，乃在無形之中解體。

胡漢民從梧州回到廣州，起先他到香山陸都一所私立學校執教，又發生了學生損毀校中原有的文昌星君偶像事件，被當地紳士來校聲勢汹汹的問罪，胡漢民深感處於專制淫威之下，無復教育之可言，在該校任教不到一個月，他便回廣州協助乃兄編輯嶺海日報，他再度參加了禮福、南福兩醫院的聚會，和張竹君、徐佩萱仍然恢復舊



日的友誼。

時有羊城報記者莫任衡，在羊城報上發表了一篇「駁女權論」，字裏行間，很顯然的在針對張竹君的極力提倡女權而發。張竹君對此深表不滿，胡漢民顧念友誼，同時也爲了主持公道，便自告奮勇，他主動往訪廣州亞洲報主筆謝英伯，相約共同擁護女權，一致向羊城報展開反攻。在一連串闢揚女權的文章裏，對張竹君揄揚備至。這一宣傳又使張竹君聲譽鵲起，揚眉吐氣。不用說，張竹君對於胡漢民的盡錫前嫌，拔刀助陣，內心裏面自然是非常感激的。從此，胡漢民和張竹君不但恢復了曩昔的友誼，而且關係還相當的親密。據黨國元老馮自由透露：往後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從南洋東渡留學，路經香港，馮自由招待她在中國報下榻，她還會很好奇的問過馮自由說：

「我在檳榔嶼就久聞張竹君的大名了，極想瞻仰一下她的風采，那一位能介紹我去和她見一次面？」

當時，就有幾位老同志，向陳璧君津津樂道胡漢民和張竹君交厚的一段因果。聽得陳璧君益發神往，她興緻勃勃的道：

「張竹君居然有這麼大的魔力，能使漢民爲她傾倒到如此地步？」

說罷，她就借用馮自由的辦公桌，匆匆的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時在新加坡的胡漢民，信寫好了，她託馮自由代爲付郵。數月後，胡漢民也從新加坡抵達香港，馮自由便問他，陳璧君那封長信裏都寫了些什麼？胡漢民便連連搖頭的答道：

「璧君真是荒唐！」

荒唐一詞，大概是因爲胡漢民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早已經結婚了。

### 心情蕭索離了廣州

胡漢民婚後，和張竹君仍然保持深厚的友誼，當時胡漢民還沒有加入革命組織，國父所發起的同盟會，也要到兩年以後方始成立於日本東京。所以他和張竹君都不過是蒿目時艱，受到腐敗不堪的環境刺激，益思奮起加以改革，他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多方面協力合作，互爲奧援，動機純正，心地光明。祇不過胡漢民因爲曾經和史堅如兄弟相識，而且很敬愛史堅如的爲人，庚子年（一九〇〇）國父在惠州起義，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衙門，作爲響應。胡漢民雖然不獲參加史堅如轟轟烈烈的壯舉，可是他對史堅如的壯烈犧牲，深感悲憤交集，那時候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他將借留學外國的機會，和革命黨人接觸，從而參加他們的壯大行列，推翻滿清，締造中華民國，因此他一心一意的準備出洋，然後完成這一個平生大願。在這一方面，胡漢民實在是要比張竹君積極進取得多，因爲他深切知道，設非如此，就不足以言抵禦外侮，拯救淪於瓜分慘禍的中國。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張竹君所辦的育賢女學突如其來的出了事。因爲張竹君一時怒不可抑，對伍廟藩、黃素波兩名學生施以體罰，逕予笞責，引起學生公憤，發生了風潮，藉由紳商各界多方調解風潮方始平息。便在這一年上

伍廟藩和黃素波相偕東渡，就讀於山手共立女子中學。爲這件事胡漢民也曾出過不少的力，總算沒有再讓風潮鬧大，同時胡漢民也在這一年裏，由於兩廣總督岑春煊派遣學生到日本法政大學研習速成法政，期以二年畢業。胡漢民時年二十六歲，他再度被選中，乃與朱大符（執信）、汪兆銘、葉夏聲（曾任國父秘書，廣東都督府司法司長）金章、陳融等數十人再度赴日。第二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秋，國父自歐洲抵日，發起中國同盟會於東京，胡漢民立即宣誓加入，被國父任爲本部書記長，掌盟書機密。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同盟會所辦的「民報」創刊，胡漢民担任編輯主任，也就從這時起，他開始用「漢民」這個筆名，後來胡漢民的聲譽益著，漢民反倒成爲他的本名了。

胡漢民二次離穗赴日，張竹君在廣州更其心情蕭索，笞責學生鬧出風波，尤其使她耿耿于懷，難以或忘。所以旋不久她便捨棄了一住二十多年，耗費無數心力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羊城廣州桑梓之地，連一手建立的兩家醫院、一所女學也毅然決然的加以捨棄，她隻身一人，飄然而往上海。

張竹君隻身北上，到上海另創事業去了。她最要好的乾姐妹，乾親家，居孀多年的徐佩萱爽然若有所失，愈發感到寂寞孤單。曩昔盛事，都成了鏡花水月，福音堂和大花舫，無復當年高朋滿座，談笑風生的盛況。徐佩萱難免有些悶悶悵悵，正好，她的二姐徐佩瑤，時在馬來半島上的檳榔嶼某華僑學校執教，由於學生太多老師過少

徐佩瑄實在忙不過來，她便寫信到廣州問聲徐佩瑄，有沒有興趣到南洋去執教鞭？

徐佩瑄正感到無聊，一旦接到她二姐的這封信，心想出越遠門，增長些見識也好。尤其她居孀以後的那幾年裏，教養遺孤，辛勤劬勞，早已博得親友們的一致讚揚，都說她不愧為大家閨秀，既美且慧，稱得上是李家的好媳婦。而今一兒一女都已已經啓蒙讀書，李家素稱豪富，有的是家人傭婦，用不着她再躬親料理一切。所以她夫家的人也都贊成她出門走走，到南洋去做點事，散散心，可能對她的身心大有裨益。

於是徐佩瑄便有了一次南洋之遊，她乍到檳榔嶼的時候，恰好趕上同盟會在該地設立分支部構。熱心奔走革命的同志們，正在公開傳播革命思想。他們在公開場合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闡揚民族大義，矢志推翻滿清。徐佩瑄對於像這樣的志士聚會，革命言論極感興趣。她在幾度聽講之餘，便慨然的加入會，成為早期的同盟會會員。盡力協助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幾位負責同志如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推動會務，儼然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一員大將。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徐佩瑄自檳榔嶼返國，途經香港，她曾親赴香港中國日報，訪晤同盟會駐港負責人馮自由，介紹她的幾位親友加盟。馮自由和徐佩瑄一度接談，深知她黨性堅強，富於活動能力，尤其在廣州有良好的掩護，他當機立斷，畀徐佩瑄以重任，命她回廣州後和高劍父、潘達微等組設同盟會廣州分機關。於是徐佩瑄與奮莫名，勇猛急進，她方回到廣州以後，就跟高劍父、潘達微等切取聯絡。然後又邀集陸續加盟的何軒民、朱述堂、胡少翰等同志，在廣州市上開設「守貞裙袂畫店」，作為廣州同盟分會的聯絡站。

### 徐宗漢的英勇事迹

當徐佩瑄在廣州大張旗鼓，號召有志之士，

同為建立廣州革命策源地的同盟會分支部機關而努力，由於她和張竹君關係之密切，友誼之純摯，早年張竹君在廣州所收錄的得意門生，當時已在廣州醫界頗有名望的女醫士如梁煥真、陳瑞雲、羅道雲、楊樂漢等。當她們一旦聽到徐佩瑄的慷慨陳說以後，幾於毫不遲疑的紛紛宣誓加盟入會，早年由張竹君在廣州竭力經營，冒險犯難所播下的種子，總算由徐佩瑄採擷了豐碩的成果。

徐佩瑄成為同盟會廣州分會的領導人物之一，她改名宗漢，確能盡心盡力，全神貫注，所以同盟會廣州分會的發展允稱神速。自此以後，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廣州的革命力量相當雄厚，他一再的以廣州為革命發源地，總想在廣州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遜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間，胡漢民、黃興相偕抵達香港，在黃泥涌道設立同盟會南方支部，作為南方革命的統籌機構。國父立委胡漢民為支部長，規定支部費用由香港同志負擔，黨人林直勉、李海雲於是傾囊資助，毀家紓難。當時革命同志趙聲因遭滿清督撫之忌，先赴南洋羣島，後亦來港，和胡漢民、黃興朝夕聚晤，規劃廣州新軍起義。以倪映典擔任廣州新軍運動總主任，派徐宗漢先赴廣州設立機關。徐宗漢在預定起義日期的一個月之前，便偕其夫家之侄李應生入穗，設立起義機關於高第街宜安里。她還準備在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時，分頭舉火，轉移清吏耳目。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正月初二倪映典舉事不幸失敗，徐宗漢在宜安里機關所縱的火也被撲滅。她匆匆回到機關裏，方始發現所有的被褥，都被當地警察抱到警署裏去了，當下徐宗漢的那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因為她那些被褥裏裝的不是棉絮，而是無其數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那是準備新軍起義成功，遍插羊城各處用的。徐宗漢臨危不亂，她請女友莊漢翹代為出面的，到警署去把原物領回。可是莊漢

翹去了一趟回來時告訴她說：警署堅持必須原物主親自前去領取。徐宗漢一聽這話就曉得事機業已敗露，她在廣州無法立足。當天，她便帶着莊漢翹避往香港。辛亥（一九一〇）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徐宗漢又冒險犯難，担当重任。起先她和她的大姐佩蘭，發動全家，秘密運送槍械彈藥，一趟趟的在香港——廣州之間跑，幸好每一次任務都平安得過。然後，她又在香港擺花街設置機關製造炸彈，直到起義期近，方始連機關帶炸彈移往廣州河南溪峽，以那一處機關作為革命同志的軍火庫。屆期，由徐宗漢親自担任分發槍械彈藥的危險任務。凡此，賴她的機智與鎮定，總算一一圓滿的達成。可是，黃花崗之役終告失敗，總指揮黃興奮戰至最後一人，左手二指中彈截斷，那天夜晚他負創奔至溪峽機關，徐宗漢却仍還在那兒從容坐鎮，於是她為黃興與傷為了避免清吏的通宵滿城大索，直到四月初一她方始為黃興改裝易服，親身伴同他登上哈德安夜輪，送他逃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診治。因為黃興的左手二指需行切割手術，按照醫院規定，動手術必須由親屬簽名表示同意，徐宗漢急切無奈，她只好冒認她就是黃興夫人。不久，黃興傷愈出院，一對有情人，終於成了眷屬。

黃花崗之役後，徐宗漢和黃興在香港過了幾個月苦悶而澹淡的生活，要到八月十九（陽曆十月十日）武昌首義，這一對新婚夫婦方始透過一口氣來，黃興一面命在廣州的東方暗殺團，趕緊解決可能統率北洋軍與革命軍作戰的廣州將軍鳳山，一面積極準備北上領軍作戰。旋不久武漢和上海方面所派的代表到港，黃興和徐宗漢便在九月初三抵達上海。當他們聽說長江輪隻上清軍盤查極嚴，黃興很難通過過檢查，徐宗漢登時就想起求助於當年的乾姐妹張竹君。（待續）